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呂祖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經  
苑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金華本前  
附錄盧抱經之羣書拾補所校補各條  
今以墨海經苑兩本按條校勘皆不缺  
佚蓋盧所據補者爲明萬曆本墨海前  
有陸鈇序是嘉靖本所謂從宋本出者  
且有魏了翁後序故據以排印

# 呂氏家塾讀詩記提要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卽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閒。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已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儉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鈺所重刊。鈺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鈺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探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 原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

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 舊序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應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于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旣成。屬余以序。余惟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壹切古注。疏罷弗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驛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唯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考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于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衛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于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險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



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詞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哲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諛浪啁晰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慙真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于馨夏。漢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于燕享。假令盡爲淫犇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媒俎豆。下伍伶譚者哉。必不然矣。蓋徧考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于心。與理。卽瓊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

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饒饒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萬歷癸丑上元日。江寧後學顧起元書。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柱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蹟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鳴合金滕，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

嘉靖辛卯古鄆陸鉞撰

#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萇

陸氏璣

郭氏璞

明道程氏

成都范氏

上蔡謝氏

眉山蘇氏

臨川王氏

武夷胡氏

河南尹氏

三山李氏

永嘉鄭氏

渤海胡氏

鄭氏康成

何氏休

韋氏昭

伊川程氏

滎陽呂氏

龜山楊氏

眉山蘇氏

永嘉陳氏

建安游氏

南豐曾氏

長樂劉氏

長樂王氏

什方張氏

孔氏安國

杜氏預

韓氏愈

橫渠張氏

藍田呂氏

廬陵歐陽氏

后山陳氏

延平羅氏

河東侯氏

元城劉氏

莆田鄭氏

山陰陸氏

導江鮮于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

姓氏

董氏

南軒張氏

徐氏

晦庵朱氏

邱氏

二

#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 卷一

綱領

大小序

章句音韻

條例

## 卷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樛木

兔菹

汝墳

## 卷三

詩樂

六義

卷秩

葛覃

蟋斯

芣苢

麟之趾

刪次

風雅頌

訓詁傳授

卷耳

桃夭

漢廣

召南

鵲巢

采蘋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卷四

變風

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邱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卷五

鄘國風 十篇

柏舟

桑中

蟋蟀

載馳

卷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氓

河廣

木瓜

卷七

王國風 十篇

牆有茨

鶉之奔奔

相鼠

君子偕老

定之方中

干旄

考槃

竹竿

伯兮

碩人

芄蘭

有狐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邱中有麻

卷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東方之日

甫田

載驅

卷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陟岵

碩鼠

卷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椒聊

羔裘

有杕之杜

還

東方未明

盧令

猗嗟

著

南山

敝笱

汾沮洳

十畝之間

園有桃

伐檀

山有樞

網繆

鴝羽

葛生

揚之水

杕杜

無衣

采芑

卷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邱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十四

鄆國風 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十五

曹國風 四篇

蜉蝣

下泉

卷十六

豳國風 七篇

七月

破斧

狼跋

卷十七

正小雅 八十篇

鹿鳴

常棣

采芾

候人

鷓鴣

鷓鴣

東山

伐柯

九罭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出車

杖杜

魚麗

卷十八

正小雅

南陔

南有嘉魚

崇邱

淇露

卷十九

正小雅

彤弓

采芑

鴻臚

鶴鳴

卷二十

正小雅

白華

南山有臺

由儀

華黍

由庚

蓼蕭

菁菁者莪

車攻

庭燎

六月

吉日

沔水

祈父

我行其野

節南山

雨無極

卷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巧言

谷風

四月

卷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鼓鐘

甫田

白駒

斯干

正月

小宛

何人斯

蓼莪

無將大車

楚茨

大田

黃鳥

無羊

十月之交

小弁

巷伯

大東

小明

信南山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車牽

魚藻

菀柳

卷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隰桑

瓠葉

何草不黃

卷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鴛鴦

青蠅

采芣

采芣

白華

漸漸之石

頰弁

賓之初筵

角弓

黍苗

蘇蠻

苕之華



文王

棫樸

皇矣

文王有聲

卷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鳧鷖

泂酌

板

卷二十七

正大雅

蕩

雲漢

韓奕

大明

旱麓

靈臺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行葦

假樂

卷阿

抑

崧高

江漢

緜

思齊

下武

既醉

公劉

民勞

桑柔

烝民

常武

瞻印

召旻

卷二十八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小毖

絲衣

賚

卷三十一

魯頌 四篇

駟

閔宮

卷三十二

商頌 五篇

那

長發

訪落

載芟

酌

般

有駟

烈祖

殷武

敬之

良耜

桓

泮水

元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綱領

宋 呂祖謙撰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灑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

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

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

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邱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

文勢上  
下意。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宮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

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

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

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

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

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

興，後世老師宿儒，尙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

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比

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又曰：詩者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

○學者不可以不看

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

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還不作人。德音不瑕。

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跋不求。何用不臧。歸兮正也。又曰。明道嘗

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叶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

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

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

凶慢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之後簡札始倒。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

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

奏豳首以射。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豳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豳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臣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闕雝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

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勤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

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

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

時掌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槩。木倨

反。

中矩。句中鉤。古候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泓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扶弓反。乎。颯颯。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淫聲放蕩。無所畏。思故曰國無主。自郇。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樂之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

廣而不宣。施矢鼓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歌者使

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某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

篇。七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

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

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絳鄆之地而國之。先譜鄆事。然後譜鄭王在邕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敍。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敍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

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

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

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

先王之制。苟能守之。

足以統臨天下。廢灋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尙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背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尙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

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

末宜哉。

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

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

孔子曰豳

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

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敝也。

孔子曰雅

見積漸之義。故

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

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

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

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

也。故附其後焉。

###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

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

之觀詩者亦添入。

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

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前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未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

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撰。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賡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鼗。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鼗。頌。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鼗。鼗。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上嫁反。則鼗。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鼗風。六章云。是謂鼗雅。卒章云。是謂鼗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

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

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

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窳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

○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也。

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與差少，無隱諷諷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

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

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又曰：頌者，稱美

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微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

是以變  
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

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

有明德之類。

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

章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

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

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旣亟只且之類是。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

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

詩。  
為詩訓詁。而齊轅固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燕韓生

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皆為

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

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

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

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

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

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釋文曰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

陳統難

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

不甚分明下

此卽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俛俛丑良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

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釋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剪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關以北，則皆爲獯

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顯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孔氏曰：縣言大王遷



於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治遷焉。

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郃。其後

公劉遷於豳。至古公實父。又遷於岐山之下。

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

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

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諡

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

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

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

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

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

后妃之德也。

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

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

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

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踈數之節。相應而和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

息吏反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說見六義條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福風反

刺

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

主文而譎

古穴反

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

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孔氏

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

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

福風反

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古毒反

於神明者也。

並見風雅頌條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然明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

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

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自如此者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事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尙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

三家者乃以爲刺

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共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

堂今內傾于色。故詠  
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

鳥了  
徒了  
窈 徒了

淑女。君子好逑。

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

孔氏曰。郭璞云。鵒類也。令江東人呼之爲鵒。揚雄許慎皆曰。白鵒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雎爲何聲。知關雎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

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

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 初金 初宜 衡猛 荇 反 菜 反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 哲善 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機疏曰接余白莖

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鹽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

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同動而不周

○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 毛報 反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 音 洛 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殺也凡詩之敍類此。○

〔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

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鄭氏曰：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敍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

以鼓反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

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

中谷，谷中也。

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

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

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

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鷺，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

灌木，叢木也。

爾雅曰：木簇生爲灌。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漙而爲絺。

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漙胡郭反。為絺耻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斃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漙。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元統徒感反。公侯夫人絺綌。卿

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

衣服。而服之無厭斃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

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斃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姆纒笄。綌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纒山買反。笄音雞。綌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攔之。用功深。攔而專反。○釋文曰。

猶按。莎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

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漣。而何者可以未漣

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 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

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

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疊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之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執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荅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桌耳。亦云胡桌。或曰。荅耳形似鼠

耳。叢生似盤。陸機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張氏曰。桌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卽蒼耳。頃筐。舂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歛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



而不盈者憂思深矣。○〔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徂回。五回。反。我馬虺隤。呼回。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功。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功。人君黃金罍。

孔氏曰。韓詩說疊。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疊。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自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疊。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斤。毛詩說。觥。大七斤。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

非必觥專為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七于。反。瘠。音。痡。音。鋪。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瘡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磳。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蚪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絜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絜，旋也。成就也。○釋文絜作帶。曰本又作絜。

樛木三章。章四句。

蠡斯音終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蠡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譬物理，固

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分

〔毛氏曰〕蠡斯，蚣蝮也。孔氏曰：蠡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蠡，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蘇氏曰：蠡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蠡斯羽蟲也。無羊

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曰〕詵詵，衆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陳

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蠡斯羽，萋萋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蠡斯羽揖揖側立。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蠡斯始化其羽旣旣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旣飛復斂羽揖揖然

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 蠡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誓於治

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此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

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

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天天有蕢。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側中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呼報反

德賢人衆多也。

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

與其好聽之聲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罟也。

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

丁丁椽杙聲也。

孔氏曰。杙。謂槩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聲。

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椽

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逵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于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芣。芣音浮。芣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惟言不妒忌。若芣芣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芣。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機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芣。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都奪反。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力活反。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音結。采采芣苢。薄言櫛之。戶結反。

〔毛氏曰〕結。執衽也。扱衽曰櫛。說文曰。櫛以衣衽扱物謂之櫛。扱。初洽反。○朱氏曰。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

改爾。潛行爲泳。永長。方澍也。郭璞曰。小筏曰澍。筏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

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跋。波我反。倚喬木不

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

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荆○〔張氏曰〕刈楚

刈萋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

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萋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萋萋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

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

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饑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孟山至汝陰襄信縣入睢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枝曰條幹曰枚怒饑意也



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漬。又曰：汝有漬。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

作漬，郭璞引遵彼汝漬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漬也。○釋文：怒作懋，曰本又作怒。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魚勅貞尾。王室如燬。音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魴，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畏

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尙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兮。公子于嗟麟兮。

音真

〔孔氏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

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

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都佞反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

下孟反

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

如鵲巢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鵲巢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巢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

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鴝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鴝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鴝巢之義，止云德如鴝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鴝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鴝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五嫁反。

〔毛氏曰〕鳩，鳴鳩，枯鸛也。鴝鳩不自為巢，居鴝之成巢。

孔氏曰：鳴鳩枯鸛，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

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搆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離，今鴝作巢甚堅，既生離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鴝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

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

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蔡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鴝之成巢，非取鴝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

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

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賸。姊妹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鵠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褐。此周禮所謂髮髻也。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

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

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傲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趨趨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蟊。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趨趨躍也。阜螽蟊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李巡曰。蝗子也。

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

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

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秀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孔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芣。蓋言今其

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瀆度也能循瀆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洋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斂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

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

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

尸

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濃度。○

〔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臚之。

顏師古曰。臚。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敍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濃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

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氏曰。召伯爲二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無燕也。

蔽芾非黃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反廢浦曷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絲字。

○〔毛氏曰〕甘棠杜也。

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機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

翦去伐擊也。

○〔鄭氏曰〕廢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廢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廢思其人猶愛其樹。

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

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反憩起例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於葉反 沍於反 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沍溼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塉者因證於塉核之處确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

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

羔牛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徒何反。退食自公。委蛇於危反。委蛇。音移。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孔氏曰。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紵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

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

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

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愆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紵。作它。曰。本或作紵。蛇。作她。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革。謂革鞞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緘。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緘。因名裘縫云緘。

五臧既爲縫。則五  
紵五總亦爲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其蠹。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

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達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達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

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達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鬻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棗。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暨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

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透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

好仁而下必

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噉。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

是嘒。釋文云。味謂之柳。則噉者柳

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噉。肅肅疾貌。宵夜。夜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

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

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

所林反

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禯

直留反

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

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

昴留也

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

衾被也禯被也

禮記玉藻注禯無裏音單

猶若

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禯而知命之不

猶則教化至矣

###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音祀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媵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媵媵先是士有姪媵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媵是大夫有姪媵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媵

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

兄之子弟女弟也弟尊姪卑

〔董氏曰〕江沱嫡沱沱媵今詩敍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爲汜

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



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沍。說文引詩作沍。蓋古爲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歧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灑。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鄭氏

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瀆瀆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嘯矣。列女傳云：倚柱而嘯，皆

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敍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麇。俱倫反惡鳥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麋也。

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麋爲麕。

○〔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

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麋。曰

本亦作麕。

林有樸。

蒲木。音反。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

徒尊反。

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榦。小木也。

孔氏曰。釋木云。樸。榦。心。孫炎曰。樸。榦。一名心。某氏曰。樸。榦。斛。榦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爲柱。能音耐。

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榦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

勅外反。

兮無感我帨。

始銳反。

兮無使旼。

美邦反。

也吠。

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

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

旼。狗也。

說文曰。旼。犬之多毛者。

非禮相陵。則

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旼。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

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詰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如容反。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

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禴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

何彼穠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

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

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

復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縉，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縉，綸也。○〔張氏曰〕言鈞如何，必以絲縉，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雖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坡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麟趾關雉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

彼茁則劣者葭音壹發五豝百加于嗟乎騶虞反

〔毛氏曰〕苗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苗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貳。虞人翼五豕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豕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

一發五豕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機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

○〔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縱。爾雅曰豕生二縱。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豕。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竝變風。

### 邶 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

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

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傲傲也。朱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

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

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鑿作盭。

曰本又作鑿。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眷勉反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

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 愠于羣小。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赤反有標。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

○〔歐陽氏曰〕愠于

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朧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賤念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之正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

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曾氏曰〕：亡，亡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無詆音尤兮。

〔毛氏曰〕：詆，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敝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四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歸，莊姜遣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

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郭璞曰：齊人呼。馵曰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sup>戶結</sup>頡<sup>戶郎</sup>頡<sup>反</sup>之頡<sup>反</sup>頡<sup>反</sup>。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子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宜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鳩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內寡人

〔毛氏曰〕仲戴嬌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嬌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嬌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

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嬌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已蓋稱其美以求警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且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

○〔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頌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卽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旣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

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諠許約浪笑敖。五報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諠浪笑敖。言戲諠不敬。朱氏曰諠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

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噎。於計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

反

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噎。○〔王氏曰〕噎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噎者言不旋日而又噎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噎讀當爲不敢噎咳之噎。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噎也。今俗人噎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噎作逋。日本又作寔。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噎焉。厭苦之辭也。

噎噎其陰。虺

虛鬼反

虺其靈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噎噎然。暴若震靈之聲。

朱氏曰。虺虺。靈將發而未震之聲。

○〔董氏曰〕韓詩作噎噎其陰。章句曰。天陰

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噎噎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噎。汝念我則我噎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

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有犯大逆。衆

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鑿。說文亦作鑿。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文是謚。平陳於宋。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

〔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

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匱。匱亦遠也。信卽古仲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王

氏曰〕棘心至於天天。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眼胡顯皖華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反

〔毛氏曰〕眼皖。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

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雝雝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色角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

○〔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閱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

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不之鼓不之鼓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伎害也。○〔朱

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伎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後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巢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

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

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

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砮云履石渡水也。音

力知反。又音例。

有瀾彌爾反濟盈有鷺以小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鷺、雌雉聲也。由轉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離離鳴雁。旭許玉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離離、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

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灋。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

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遙舟子。人涉叩五耶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

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叩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

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采菲妃鬼。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采菲妃鬼。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

其感也陰。其成也雨。

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

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

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蕒幽州人謂之芥非似葑莖蕒葉厚而長有毛郭璞云非土瓜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蕒也郭璞云今葑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蕒葑相似而異。

○〔程氏曰〕夫婦

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

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

○本草

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瘡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闕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濁音胃湜湜音植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音素節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音古口我躬不閱音悅追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筭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

空縣入河

○〔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

魚。孔氏曰。周禮。敝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闕空。以筒承其空。然則梁首為堰。以韜水空中。中央承之以筒。

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

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汴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

范氏曰。胡不視之湜。

湜其汴。謂未嘗變也。

○〔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

鄭氏江有汜箋曰。猶與也。

○〔歐陽氏曰〕。禁其

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

朱氏曰。知其不能禁。

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

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音蒲。匍匐。反。

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

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

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

不特如是治其家。又

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

○〔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搖。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教反昔育恐育籟。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搖、養也。籟、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籟而下。言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搖。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暨、息也。

○〔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

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

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

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

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

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

所類反

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氏

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邱。誕。闕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邱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邱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何其處也。必有其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蔣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由救兮充耳。反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

色。褻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

朱氏曰：褻多笑貌。

○〔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

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

之有敍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褻褻然如或充其耳。

其後衛人

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瑣。云依字作瑣。

旄邱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

宜矩反。

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

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

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為萬舞。

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箭。箭師以教國子舞羽吹箭。

碩，大也。俟俟，容

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

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俟俟然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

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亨力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

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昇輝胞闈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

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

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

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仄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櫟屬。其子小似栲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溼曰隰。荅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荅，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亦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荅似地黃。西方。

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頌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荅，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頌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頌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愆悲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愆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

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愆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

日而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茲韓詩作祕說文作泌。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思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泚。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泚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泚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旣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邁音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牽。將行設之。○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邁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還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

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

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懣懣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

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為之憂懣懣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

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文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知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

適之、埤厚也。謫、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簞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闕雖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敍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子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

〔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尙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

則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耳耳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蒞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切反首跣直知反躡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濃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氏曰〕後宮西

北遂城隅。竢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

作靜女其媿。媿好也。石經作優而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優。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徒冬反。管，彤管有煒。子鬼反。說，悅，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灋，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灋。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

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

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壻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遂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

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濃，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擇，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莢，然則所謂莢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莢，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之。國人惡烏路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

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河水瀰瀰。莫爾燕婉之求，籛籛音不鮮。斯踐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尙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

臺之處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籛籛，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

〔曾氏曰〕：籛籛戚施，皆惡疾，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尙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

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籛籛，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嘏婉。

新臺有洒七罪。河水浼浼每罪。燕婉之求，籛蔿不殄反。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壑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灌。浼

浼、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籛蔿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籛蔿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反。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

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殺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

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